

被击穿的新长征福利院

mp.weixin.qq.com/s/FX3L-V5pmNVrlwdwZbcdvw

冯蚝脯 兽楼处 2022年05月03日 16:00



一位75岁的老人，在尚未死亡的情况下，要被转运去殡仪馆。

如果不是殡仪馆工作人员发现老人还有生命迹象，将老人“退”回去，他很可能被活着火化。

这样的事情，发生在5月1号的上海。这家骇人听闻的养老院，叫做新长征福利院。

调查组进驻十几小时后，该事件的责任人，从普陀区民政局领导到福利院院长，都被立案或免职。

蚝脯注意到，福利院的法人代表刘颖骅，并没有更多消息。

新长征福利院是非营利机构，也是一个医养集团的一部分。疫情面前，这两种体制的组织都面临着巨大挑战。

1

刘颖骅早年的经商之路，可以说是劣迹斑斑。

1999年，刘颖骅跟着家人刘颖冰进入医疗器械领域。十年里面，刘颖骅自己已经拥有了两家医疗器械公司——上海天玑星诚和上海加诚生物科技。

他的第一桶金，赚的并不干净。

蚝脯查到，2008年至2010年期间，为了获得上海市肺科医院的订单，刘颖骅以天玑星诚公司名义，向时任上海肺科医院检验科乐军行贿12万元。法院查明，刘颖骅从这一单中赚取了24万。

2011年，刘颖骅旗下两家医疗器械公司都被上海市卫生局拉入了黑名单，理由是：

｜ **商业贿赂不良记录。**

卫生局要求全上海医疗采购单位，两年内不得接收这两家公司的投标书。后来，这两家公司先后注销。

刘颖骅并不气馁，他转头又成立了一家崭新的公司，继续做医疗器械生意。

2012年，刘颖骅和刘柱成立了上海弈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。虽然名称为“网络技术”，但弈迦主要销售的是医疗器械，其客户遍及上海医疗系统，包括长海医院、瑞金医院、闵行区中心医院、奉贤区政府、上海市儿童医院等等。

刘颖骅的这些医疗器械公司，合作伙伴都是同一个：

刘柱。

刘柱是上海民营养老院的开拓者之一，根据公开信息，刘柱原本是申新九厂的一名厂医。2001年，他联合厂里其他4名厂医，把申新九厂改造成了一家养老院——“申新敬老院”。

这是上海首家用职工闲置宿舍改造的养老院，入住人数超过1000人。媒体将其称为：

沪上创新养老机构的先行者。

在刘柱的带路之下，刘颖骅进入了一个新的行业：

养老院。

2

2011年，国务院首次提出了养老机构可以施行“公建民营”。

所谓公建民营，就是指由政府建设，通过外包给社会第三方机构运营。性质为民办非盈利，其收费由政府划定，每年政府也会给予一定的补贴。

这些机构主要收容一些高龄、有基础病、无子无女、失能残障的老年人。

2013年，国务院再次发文，要求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。民政部也下发文件：

明确推行养老机构“公建民营”。

也是在这一年，刘柱和刘颖骅合伙成立了上海颐佳苑医养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，两人分别占比54%和46%。

上海颐佳苑医养的扩张之路很顺利。一年之后，这家公司就拿下了静安区乐宁养老院和桃浦镇第一养老院的运营权。

乐宁养老院由静工集团建设，然后整体租赁给了江宁街道办事处。江宁街道再将其外包给了上海颐佳苑；

桃浦镇第一养老院则是普陀区规模最大的养老院，也是普陀区的市属试点项目，是由一家酒店改建的，2016年竣工之后，正式由颐佳苑运营。

显然，上海颐佳苑医养的出现，能够大大减轻街道和区的压力。乘着政策的东风，刘颖骅又拿下了多家养老机构的运营权。

2017年左右，原本是公建公办的新长征福利院，也被普陀区转交到了上海颐佳苑手中。

根据公开资料统计，上海颐佳苑至少有八家养老院，共计1200个床位。

3

对于上海的区、镇、街道来说，养老院是一个很重的负担。

以新长征福利院为例，在移交给刘颖骅的上海颐佳苑之前，200个床位基本上可以住满，老人的平均年龄80岁以上，最大的年龄98岁，有十多位老人常年瘫痪在床。

除了平时的运营支出，改造和升级也要钱。2012年，长征镇政府拨款1000多万元，对新长征福利院进行全面改造。

上海颐佳苑接手之后，新长征福利院依然被普陀区看作“保基本养老机构”，其收费一直受到强监管。

2020年的公示信息现实，其两人间的床位费是2000元/人/月，三人间到六人间分别为1650元、1400元和1250元；护理费则根据护理等级不同，从1400元到1900元不等。

而且，其收费项目不得随意涨价。从2017年到2020年，新长征福利院公示过两次调价，都需要上级部门审核批准，每次的涨价幅度，也不多100元左右。

以其最大载荷200人，每月收费最高限价4000元来算，新长征福利院的月营收理论最大值为80万，每年为：

｜ 960万元。

而且政府的补贴也大大减少，根据普陀区公示，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扶持资金是“以奖代补”的形式发放的。

2019年新长征福利院申请的财政补助为54000元。

众所周知，养老机构其实是一个利润很薄的行业。否则，政府也不需要发文鼓励社会资本进入。

而刘颖骅也并不甘心只做养老院，而是以养老院为中心拓展生意版图。到2020年，刘颖骅的生意转型已经基本形成，主要包含三大业务：

｜ **养老、养老衍生服务、医疗器械和系统销售。**

医疗器械销售是他一直以来的主业。做养老院后，获得了新的活力。比如几年前，新长征福利院所在的长征镇，和刘颖骅的颐佳苑共同打造了一个信息化平台，是一个融合了医生、护理和管理的智慧平台，可以及时了解老人的情况和需求，监督管理医护的工作。

而中标该平台的，是弈迦网络科技，刘颖骅的公司。相信这和他长征镇所做的养老事业，不可能毫无关系。

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到，养老只是刘颖骅生意的起点。

事实上，刘颖骅非常有平台思维，在不断向养老产业的上下游产业。

2020年，刘颖骅和刘柱的芑颐培训中心得到了上海人社部门的审批通过。该机构主要培训养老护理人员，可以取得国家承认的资格证，并且享受补贴，退还80%的学费。

刘颖骅和刘柱能获得这样的支持，显然与他们的养老院事业分不开。

5

巧合的是，因新长征福利院事件被处罚的五人中，普陀区民政局养老科科长名叫：

刘颖华。

刘颖骅和刘颖华，连读音都相同。在一款工商资料查询网页的百度快照甚至显示，他们是同一个人。

股东信息 1

[查看股权结构 >](#)

序号	发起人/股东	持股比例	认缴出资额	实际出资额
1	 刘颖华 刘颖华 投资的 0 家公司 >	100%	1,000万(元)	

[点我查看上海弈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全部股东信息](#)

主要人员 2

序号	姓名	职务
1	 刘红英 刘红英有2家企业	执行董事
2	 刘颖骅 刘颖骅有10家企业	监事

[点我查看上海弈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全部主要人员信息](#)

爱企查里“上海弈迦网络科技”的百度快照

刘颖华2019年被任命为民政局养老科副主任科员，一年之后，就被拟任为副科长。短短一个月后，刘颖华晋升科长。直到昨天被免职。

刘颖华和刘颖骅到底是不是一个人？普陀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的工作人员明确告诉我：

两者不是同一个人。

根据公务员法，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，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。

希望这确实是一个巧合。

6

与早年间以行贿推动销售的斑斑劣迹不同，刘颖骅的养老事业在政策支持和自身的努力下，正春风得意。

直到遭遇疫情，直到新长征福利院的恶性事件被摄像机记录下来。

刘颖骅这样的商人，是社会资本进入养老行业的典范，也是上海市所鼓励的。他们所做的工作，为很多老人及家属解决了问题，为缓解上海的老龄化难题做出了贡献。

我们不希望“公建民营”的探索因为新长征福利院的恶性事件而受阻，更不希望养老行业因此而疏远资本。事实证明，资本的进入对养老行业是一件好事；单凭政府治理建设养老院，成本是整个社会都无法承受的。

上海养老难题是一目了然的。这是中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上海60岁及以上人口为581.55万人，占全部常住人口的23.4%，比2010年提高了8.3个百分点，独居老年人数超过30万。

相比其他也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，上海已经在养老产业上探索了很多。2020年，上海的机构养老共有729家，有16万张床位。16万，只是上海60岁以上人口数的：

| 3%。

每100个老人，只有3个床位。没100个老人，只有1.5个能获得政府补贴。刘颖骅做的养老院，以及向上下游的探索，是有意义的。

上海疫情之中，曾有新长征福利院的员工发声称，他们院有人感染，医疗资源短缺，人手也不足：

院长已经亲自照顾阳性老人了。

护工短缺，人手不足，并不能完全归咎到刘颖骅头上。这次被疫情击穿的，不止新长征福利院。

早在刘颖骅接手福利院前几年，时任院长就多次在媒体上哭诉，面临着人手不足的困境。

只是，困境被疫情放大到令人潸然泪下的地步。

根据公开信息，老人从裹尸袋中救出来之后，经过一天的治疗，生命体征就已经恢复了平稳。可见老人当时患的，并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。但新长征福利院的医生，却没有检查出来。

荒谬绝伦的事件背后，更重要的是，过去的一个月，新长征福利院到底面临着怎样的艰难，也许只能等待调查的结果了。

想和兽爷聊聊吗？

加个微信吧：shouye10086

兽楼处

爷是老兽医，专治吹牛逼。

311篇原创内容

,

